

海 燕  
高尔基自传



# 海燕

著作者 M · 高爾基  
翻譯者 陳 節  
印行者 文學出版社  
經售者 學藝出版社  
出版期 桂林桂西路棠梓巷二十號  
印數 三十二年九月(桂)  
定價 國幣三十三元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次 目

高爾基自傳	(一)
海燕	(四)
坟場	(六)
笑話	(二七)
二十六個和一個	(七三)
馬爾華	(九〇)
大災星	(一百)
莫爾多姑娘	(一六)

## 高爾基自傳

我在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在尼日尼諾夫郭海德。現在叫做高爾基城。父親是一位兵人養的兒子，母親是一個小市民。祖父是一個軍官，因為待遇屬員大殘酷，被尼古拉第一革了職。他是非常之頑固，以致於我的父親從十歲到十七歲之間逃過五次。最後的一次他就永遠離開了自己的家庭。他從諾波爾斯克走到尼日尼城，在這裏做着打包工人的學徒。他很有能力而且識得字的，因此他二十二歲時，科爾青輪船公司已經委派他在愛斯脫拉哈地方做事務處主任。他在一八七三年在這個地方生了霍亂病死了。這病還是從我這裏傳染去的。照了外祖母說我的父親是聰明和氣而且非常之快活的人。

外祖父的出身是伏爾加河上的水手，經過三名駕駛，他已經做了巴拉赫爾摩人醫耶夫通商隊裏的一個職員。後來他就幹染織事業，賺了些錢，在尼日尼地方開了一爿很大的染織店。不久，他在這城裏就蓋了幾所房屋和三個印花染織工場。他選舉為行會的班長，服務了三年，後來因為沒有舉他做行會頭腦，他很生氣，就辭掉了班長的職務。他是很信仰宗教的，但事情得非常殘酷，病態似的小氣。他活到九十二歲死在一八八八年。

父親和母亲的結婚是「自作主」的，因為外祖父當然不肯把自己的愛女嫁給一個前途不明瞭的孤兒。我

的母親對我的生活沒有任何的影響，因為她以為我是致父親於死的原因，她不愛我，而且她很快就嫁了第二個丈夫，完全把我丟在我的外祖父手裏；他就用『普撒特爾』聖詩和『祈禱日課經』開始教育我。

三歲以後，我七歲的時候，把我送進了學校，在那裏，我學了五個月學得不好，我討厭學校的秩序，也討厭同學，因為我愛孤獨。我在學校裏傳染了天花，我停止了學習，就再也沒有恢復它。在這時候，我的母親因為急性肺病死了。而外祖父又破產。他的家庭是很大的，因為同他同住的有兩個兒子，都有妻子，還有小孩子，除去外祖母之外，沒有一個人愛我。外祖母是一個非常慈愛而肯犧牲自己的老婆婆，我終生終世都要用愛情和尊敬的感覺去紀念她。我愛的男父們過着闊氣的生活，喜歡好好的吃喝，喝醉了，他們就時常互相打架——或者同客人打架，客人在我們這裏常常有許多——或者呢，他們要打自己的老婆。一個男父把兩個老婆都逼進了棺材。另外一個也逼死了一個老婆。有時候他們打我。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說不上任何智識上的影響，而且我的一切親戚都只是些勉強識得幾個字的人。

到了八歲就把我弄到鞋子店裏去當『學徒』，但是兩個月之後，我自己不小心，沸滾的菜湯燙壞了我的手，我又回到外祖父那裏。我痊愈了，又把我送到一位遠親畫師（打樣的）那裏做學徒，可是過了一年，我就因為生活條件很苦，從他那裏逃了出來，而到輪船上去做廚子的學徒。這是一個退伍的什長，叫做美海爾·安東諾維支·斯謨萊衣，他氣力大得很，簡直像神話裏所傳說似的，讀了不少書，他給我的益處，引起了我讀書興趣，在這以前，我痛恨書籍，以及一切印刷的刊物，然而我這位先生用發了印象使得我相信書的偉大的意義，而愛上書籍了。

第一本使我喜歡得發瘋的書是「關於一個兵士怎樣救了彼得大帝的傳說。」在斯謨萊衣那裏有滿滿的一箱子，大半還是皮裝的小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文庫。毒克拉莎天旁邊，放着愛卡爾特豪仁——「時代」雜誌之外，又有一八六四年「花」雜誌，「信仰的石頭」，還有些小俄羅斯文的書。

從這個時候起，凡且落在我手裏的書我都讀；十歲開始做日記，所記的是從生活和書裏面得到的印象。以後的生活就非常之複雜：我又從廚子那裏回到圖案畫師那裏去之後，販賣神像，又當過格里亞資到察里程的鐵路的看夜的，做過餅干司務，麵包司務，生活有時候很困苦，在國內流浪過幾次。一八八八年住在卡贊第一次認識了學生，參加了一個自修學會；一八九〇年我覺得在智識份子之中沒有我自己的地位，我又去流浪了。我從尼日尼跑到察里程（現在的史太林城），頓河區域，烏克蘭，從那裏走到倍薩臘比亞，再沿着克萊寧南岸到苦班的黑海邊。在一八九二年十月住着替弗利斯在這裏的「高加索」報上登載了我的第一篇作品「馬卡爾楚德拉」。很多人稱贊着它，我又跑回尼日尼，我替「沃爾加消息報」試寫短篇小說，他們很願意的接受了，并且印了出来。我送一篇「耶爾良·皮里亞衣」新聞給「俄羅斯雜誌」也被接受了，印了出來。在這裏我應該指出，外省報紙登載「初步」的作品這樣容易，還可以驚異；我以為不容易，也許是因為這些主筆極端的慈善，或者是他們完全缺乏文學上的智識。

在尼日尼，一八九三——九四年我認識了郭洛倫科（V. G. Korolenko）我的走進大文學界是全靠了他。他對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給了很多的指示，我學得到的很多。我的第一個先生是一個兵士——廚子斯謨萊衣，第二個先生是個律師拉甯，第二個是卡留日訥衣，是個「社會之外」的人，第四個就是郭洛倫科。

我不禁心酸了。想起了這些非常自善的人，我很感動，很傷心。

西漢書

(這篇「自傳」曾載在一九一八年莫斯科出版的「作家傳」(Pisateli)裏)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二十一

王士禛《香山集》有云：「秋晓望衡霍，寒光生翠微。」王士禛之「衡霍」，指的就是衡山和霍山。

Sea Swall

海  
燕

白濛濛的海面的上頭，風兒在收集着陰雲。在陰雲和海的中間，得意揚揚地掠過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閃電。一忽兒，翅膀碰到浪花，一忽兒，像箭似的衝到陰雲，她在叫着，在這烏鵲的勇猛的叫喊裏，陰雲聽見了歡樂。

這叫做裏面的。有的是對於暴風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焰和對於勝利的確信，是陰雲在擴叫喊的。

海鷗在暴風雨前頭鳴着——鳴着在海面上竄着，願意把自己對於暴風雨的恐懼藏到海底裏去。

潛水鳥也在叫着——他們這些潛水鳥，够不上享受生活的戰鬥的快樂：轟擊的雷聲就把他們嚇得飛到遠處去了。愚蠢的企鵝是縮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體……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這泛濶自沫的海上飛掠着。

陰天，越來越暗，越來越低地落到海面上來了。浪在唱着，在衝上去，夠着高處的雷電。雷聲，波浪在憤怒的白沫裏吼着，和風兒爭論着。看罷，風兒抓住了一羣波浪緊緊的抱住了，狠狠狠地一摔，

扔在崖岸上，把這大塊的翡翠石砸成了塵霧和水沫。

海燕叫喊着，飛掠過去，好像深黑色的閃電，箭似的射穿那陰雲，翅膀刮起那浪花的泡沫。

看罷，牠飛舞着，像個魔似的——高傲的深黑色的暴風雨的仙魔——牠在笑，又在喊叫……牠笑那陰雲，牠歡樂得嚎叫！

在雷聲的震怒裏，牠這敏感的仙魔——早就聽見了疲乏，牠確信，陰雲是遮不往太陽的，不的，遮不住的！

風吼着……雷響着……一推堆的陰雲，好像深藍的火焰，在這無底的海的頭上浮動。海在抓住閃電的光芒，把牠熄滅在自己的深淵。像是火蛇似的，在海裏游動着，消逝了這些閃電的影子。

——暴風！

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的頭上，得意揚揚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家叫了：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罷！

坟場

這野地裏，一排排高大的樹木，向天裏伸着枝葉，那樹幹，有的是粗的，有的是細的，都挺拔而直，像一排哨兵，守護着這塊土地。在這裏，沒有農田，沒有房屋，只有幾株高大的樹木，和一些低矮的灌木，散落在地上。

這裏，有一個小小的土窯，窯口上寫着“燒土窯”三個字。窯旁，有一堆燒土的灰，灰堆旁，有一棵大樹，樹幹粗壯，樹皮粗糙，樹葉茂密，像一把巨大的綠色雨傘。在這裏，除了燒土窯之外，就只有這棵大樹了。

我常常在那裏走，那裏最好的，最美麗的，要算那坟場了——我時常在那裏逛，有一天，就在兩個坟墩中間的窪地裏睡着了，像在搖籃裏似的，躺在那濃厚的，潤溼的，放着甜蜜的香氣的草上。我頭的附近的地土，一聲聲的敲打把我驚醒了，軟茸茸的推開着，那地像在抖動着，叫喊着——我跳了起来，坐了，睡得很結實，眼睛似乎被睡夢的無底洞似的黑暗弄瞎了，一下子看不見，是怎麼一回事，在六月的太陽的金黃的火光裏，搖動着一個可怕的烏黑的黑點，貼到灰色的十字架上去，而十字架輕輕的發着響聲。

後來，快得那麼難受，這閃爍着的黑點顯出了人的形像；一隻手抓住了十字架的橫樑子，是個不怎麼大的老頭子，尖尖的面龐，下嘴唇底下，濃濃的一簇銀光色的毛，還有武士式的往上捲着的粗粗的白鬚子。一隻手伸在空中，搖擺着，他專心致志地用腳後跟在地上踏着，那深黑的眼睛，乾枯的眼光斜過來望着我。

什麼？

蛇！他回答，聲音是老爺式的低音，他伸出一只帶着戒指的長指頭，指着自己的腳底下，在那狹狹的小路上，一條小蛇在抖動着，顫巍地擰着尾巴。

這是雄蛇——我生氣的說。

老頭子用長靴的腳尖踢開了那放着灰黯光彩的帶子，舉起了草帽，脚步很堅定的走開了。

——謝謝你——我說；他並不回過頭來回答了一聲。

——如果是雄蛇，那就不危險的。

很快的，在墓碑之間消逝了。

我看了看天，大概是五點鐘光景。

我在無數的坟墓中間，在那亂七八糟的小路上走着，在綠蔭的空隙裏，看見那鐘樓上的鍍金的十字架，高高的，很認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舉起着。在墓碑的腳邊，在坟場的懷抱裏，花花綠綠地開着些謙虛

是的花，早開在花朵上面很忙地翻着一些蠻，蜂，蝶，草的穗子，像繁榮重慶勝利地捲起那華麗的歌曲，並不妨礙人家思量着死。沒有聲音地飛過一些暗黑的鳥兒，牠們的飛翔無聲你要選擇一隻，太信任地看

看，是不是鳥呢？……

到處閃動着太陽的金黃的大光，擠得密密的坟場似乎在搖盪着，那麼些坟堆好像暴風雨之後的海面，那時時候風已經小了，而海的碧綠的平面蓋上了一層光滑的沒有泡沫的波。從園地再過去，在蔚藍的空間豎立着樟油廠和肥皂廠的冒青煙的烟囱，許多屋頂在那一片粗布衣裳的城市中間，像是花花綠綠的補綰，什麼都看見的眼睛向太陽緩形——這擋樹的側窗園地的那一邊立刻就是一片荒涼的綠色的草原，那裏搖曳着些可憐的乾枯的草梗。再過去——是火燒場，一片焦黑的土地，上面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熏黑的垃圾，拆散了的爐竈，灰黯的灰堆，煤灰，放着臭氣的黑洞燒壞了的地窖，張着大口向着天，每天晚上市儈的管家婆——爲着節省起見——把泔水桶裏的東西倒在這些洞裏，野草堆裏，倒到餘地，踏着些龐大的燒剩的東西，打碎的玻璃，在太陽底下花花綠綠地閃着光，彷彿在笑着，這黑暗的曠場像牛欄圓圈似的環抱着坟場，而在那曠場的兩個地方有兩排新造的黃色房屋，好像兩個牙齒似的伸了進來——這是些矮小的，可憐的房屋，在這些山坡和叢雜的牛蒡，馬蹄草，苦蓬草的中間。

花花綠綠的鷄婆在媚洋洋地徘徊着，好像販賣什麼的女人，而結實的紅黃色的公鷄，像是救火隊員在奔跑着，——看着也可憐，他們在這醜陋的土坡上，那些骯髒的孩子們在玩着，——看着也可憐，他們在這醜陋的土坡上，那些骯髒的孩子們在玩着，——

而在火燒場後面，拖長着一排惡劣的、瘦的小房屋。這些房屋裏湧滿了無聊的人物，笨笨的，髒的，凶出來，而在火燒場後面，拖長着一排惡劣的、瘦的小房屋。這些房屋裏湧滿了無聊的人物，笨笨的，髒的，凶出來，——四方形的眼睛，望着火燒場園地的瑣碎的紅磚牆和那上面的一堆烏黑的樹幹，我就住在這些小房屋之中的一間，——我那個小到極點的房子充滿着燈油的氣味，而每天晚上我總要瞧見房東的良善的歎息和聲，房東伊拉克利·威魯白夫是個國庫司的小官。我從窗子裏經過那一片燒焦了的土地，望見火燒場的時候，這火燒場得很美麗，而且很熱烈的引誘着我。

許多坟墓中間那驚醒我的老子的黑影閃來閃去，彷彿在追逐着我。——他的草帽，強烈的反映着太陽光，在十字架中間浮動着像一朵向日葵的花。我也注意着他，而想着伊拉克利·威魯白夫，禮拜以前，他的老婆——一個胖女人，兇惡的長鼻子貓似的綠眼睛，步行的走到基耶輔去禱告了；他就立刻從什麼地方同了一位胖胖的姑娘回來，對我說是他的表姪女。

——神聖的名字葉夫朵吉亞，而我叫慣了「狄坎卡」，請愛寵，但是我預先警告你：這姑娘是不准……  
龐大的營背的剃得光光的，像個廚司夥役的威魯白夫，總是很粗心地扯着褲子，他的褲子要從肚子上滑下去了，而肚子塞得满满的，大概裏面是塞滿了西瓜。他的厚厚的嘴唇貪吃似的張開着，在那沒有顏色的眼睛裏面凝結了一副吃不飽的飢餓的神氣。

每天晚上我聽見：

——「山楂，山楂，卡來呀，給我搔搔背看！」在肩膀骨的中間……。對了，你這個……長了這麼大了……伙，伙，笑聲兒的哈哈的笑着；我推動幾下椅子或是把書扔在板上，——尖利的叫喊和貪心的噥噥喳喳的聲音停

止了聽見一聲沉重的歎息

——○○……像神父尼古拉一樣替我們向上帝禱告罷……晚上喝的酒你預備了嗎？他們輕輕的走到廚房裏去了，在那裏叫着，咗咗着，像猪羣似的。

灰白鬍子的老頭子像青年人似的，輕鬆的一跳，跳過一條小路，站在一塊灰色石頭的大墓碑前面，很注意的讀着題記。他的臉不像俄國人的，穿着一件深藍色的上衣，敞開着領口，一條黑領帶打着蓬蓬鬆鬆的領結，很緊貼的托住了銀灰色的平服得像鑄就了的一身。倔強的樣子之間——一個長長的脊梁很高的鼻子，面頰的皮膚上面是細小的紅色血脈的網。他舉起了一只手遮在帽子旁邊，彷彿在給死人行敬禮，讀着題記的黑字，而一只眼睛看着我。這使我不得不服，我皺着眉頭往前走過去，繼續的想着自己那條狗。

總是很那樣，在攻城中間那個混馬沙晃來晃去，這是個悄悄地喝得醉醺醺的破產商人尼孟·克洛泊託夫。跌跌撞撞的，時常跌倒去，他尋找着自己老婆的坟墓，背，小小的鳥似的臉，滿是灰色的毫毛，眼睛像是有病的兔子，他整個身體似乎被失利的牙齒咬爛了的。他在這攻場上走了三年了，衰弱的腿幾乎要支持不住他的不還，變大的，壞了的身體。當他紳了一下跌倒下去的時候，他很久不能站起來，吼着，在草上用手抓着，扯着，尖尖

的鼻子在哭着，他那鼻子紅得像是剝掉了二層皮。老婆死了葬在差不多一千俄里以外，在諾沃柴爾卡斯克，然而瓦蓋不相信這個時常眨着潤濕的黯淡了的眼睛，喘着氣咕噜着。

納塔沙……是財富塔沙呀……

赫里斯託福洛娃夫人差不多每天都要來的。她是個高個子的老太婆，戴着黑眼鏡，穿着灰色的鑑金的，像神幕似的衣服，上面鑲着黑絨的邊緣。她那滿是骨頭的手，握着一根手杖——而手杖頭是畸形的長的。她的萎縮的臉上巴掌大的臉皮已經掛下來了，像是布條似的；繡着花邊的二角巾，染着灰黯得發綠的頭髮，擋在太陽穴上，遮住了耳朵——她很慢的走着，很確信地，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對於誰都不認路的。她有一個兒子，在酗酒的時候打死了的，躺在這裏的什麼地方呢。

每逢禮拜天吃過中飯，那個瘦腿的近視眼的七品官普拉沃特切夫以前的教員總是穿着帆布的上衣口袋裏裝着一本書通紅的手裏拿着手續肩膀上用皮帶掛着一隻洋錢盒子，走到坟場裏來，鼓起着的尖尖的耳朵像野兔子似的，他嘻開着嘴，笑得連耳朵都張開了，在坟墩中間跳着用他的手網在坟頭上揮着，像是一面旌旗子似的一——他彷彿在死的面前請求着和平。

用各種各樣的聲音快樂的叫着

——七品官兒，七品官兒愛上了蘇希尼娜，掉進了水窪子呀。七品官兒呀。

他先是不好意思地張開一張大嘴，像白嘴鴉似的噏了幾聲，蹲着脚，彷彿要在這些叫喊中間跳舞起來了而

後來——這坐氣起來了，變着背，抓着那手網往前衝，追着那些小孩子叫：

——來給父貧親們……

蘇希尼娜——是個叫化子，她終年到頭不論什麼天氣，總坐在坟場的側門旁邊的小凳子上，像一塊石頭似的，她那磚頭似的大臉，帶着多年的醉態，全都是灰黯的斑點，這是凍壞了的，風吹酒醉得發腫了的，被太陽晒焦了的臉，她的眼睛活動着，腐爛着，有人走過她面前的時候，她就伸出短短的手，拿出一只木碗，像鼠人似的，用低音宣唱着：

——爲着基督，念着父母，濟濟難，恩恩米穀。

有一天，曠野裏來的風突然吹來了，暗藍色的陰雲，衝下來了，一陣暴雨，剛巧這老太婆在走回家的路上，她瞎着眼睛跌在水窪子裏，那普拉沃特切夫想，要幫她爬起來，可是也在她旁邊摔倒了下去，從那時候起，全城的小孩子就給他搗亂。

這裏還有些黑黝黝的，不識字的，坟場上的老客人的影子，總在閃來閃去，這些人，大概一生一世就因爲些不會發生的回憶，像一條鎖鏈似的，把他們同這個坟場結合了起來，他們走着彷彿沒有選擇的死人在走着，方便的坟地，生活擺開了他們，而死，却沒有接受。

有時候，死是得很高的草堆中間，伸出一個沒有家的狗的臺狀的凸出着眼睛的嘴臉，牠那聰明的眼光來得來，嚇人，在這眼光裏，覺得剝離離的悲哀，像等着罷，這畜生似乎立刻會用人的聲音，說出什麼真實的責備的話。

有時候，這樣的一只獵站在林中，——那樣的輕輕的轉動着毛茸茸的淒涼的頭，——牠那麼長久的站着，似乎在想着什麼。她只叫的，如果叫起來，——那也叫得不這響，——是拖着聲音……在叢密的老菩提樹中間白嘴鴉和烏鵲在忙亂着，還聽得見輕輕的小鳥兒的飢餓的叫聲，勸告似的叮咛聲。

秋天風吹掉了葉子，露出樹枝來，——那些黑色的鳥巢會像一些腐爛了的戴着毛茸茸的帽子的頭，——誰把這些頭斫下來了，掛在樹上，圍繞着那白得像糖似的教堂，紀念偉大的殉難烈女娃爾娃拉。秋天，在這牧場上什麼都在哭，都在掙扎地竄着，——風在呼着像瘋狂了的，被死所掠奪了的情人……

那老頭子突然站在我的道路上，舉起了手，很威厲的指着白石頭的墓碑，高聲的喊了：

——「此十字架下葬着上帝的奴隸，尊敬的公民狄米德·彼特治維支·烏夫夫的身體。」完了！

他整理了一下帽子，把手伸在褲子袋裏，而用烏黑的清爽得不像老頭子的眼睛的威嚴的眼光估量着我。

——關於人再也不會說什麼了，「上帝的奴隸」就完了！然而為什麼奴隸又配得上受公民的尊敬呢？

——大概是一個什麼捐款的人罷……

老頭子用腳在地上蹬了一下，很有意思的說：

——那你就寫上呀！